

科学发展观专题报告之二

民族崛起与可持续发展

国防理论研究资料编写组

本资料仅供战略研究班内部交流 严禁复印

科学发展观专题报告

之二

前言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文化的民族。许多文化的传播都是始于军队的行动路线,如罗马文化。但是非常奇怪,只有中国用的是船队和骆驼。然而,1840年以鸦片之名,西方的现代文明首先在军事上,然后在经济上打败了夜郎八旗,使“师夷之长以治夷”的汉人书生得以武装,让千年睡狮觉醒。

军队在文化复兴中起的作用有多大?看罗马文明兴衰和八旗弟子便知。如果军队“以胜利为根本追求”的固有文化丢失了,这个民族所谓文化传承就名存实亡了,或者说是离它的灭亡就不远了。这不是危言耸听。

现在,中华文明的复兴,她不是一首诗,不是一首歌,它的阻力不在文化界。中华文化复兴最让人耀眼的文明是军队,因为他是种示范性的国家力量,所以他的文明会成为中华文明复兴的主干。

我们讲文明之师,强军才没有军事文明。中华民族崛起,你不要看她奥林匹克体育场上的焰火多么美丽,应该是蓝色国土——海洋上你有多少航船,这不神秘。

编者

目 录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民族主义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金冲及	
传统文化与民族前途	16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彭林	
21 世纪科学技术发展趋势	25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周光召	
21 世纪生命科学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46
北京大学校长 许智宏	
历史、文化与战争	66
原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余秋雨	
从中西文化对比看中国的崛起	93
北大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 辜正坤	
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123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陈宜瑜	
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	135
新华社社长 田聪明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民族主义

金冲及

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1930年生，上海人。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83年调入中央文献研究室，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是中国著名的近代史学者。他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从晚清政治、思想、文化史到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开拓性成就。特别是他在最近20年中主编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袖传记，不仅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肯定，更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多次获得国家级的图书奖。

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华民族的形成，顺便也讲一下民族主义的问题。我讲的大多是个人的理解，讲得不准确的地方，请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批评和帮助。

中华民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是一个神圣的名称，也是一个特别亲切的名称。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歌里面就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唱起国歌的时候，大家都会感到热血沸腾，就是要“万众一心，前进、前进、前进”。当年定这个为国歌的，最初是马司文先生，他是个民主人士，是民主促进会的主席。他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我们的国歌。当时也有人提出，这个词是不是改一改，但很多人不赞成。最后周恩来总理作结论，说这个词不要改了。因为一改，就唱不出那种感情来。另外，十六大的报告里面，有一个在标题里面没有出现，但实际上是贯穿整个报告的重要主题，那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起草十六大报告的最初阶段曾经提出来，在第一部分要专门写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开始也是这么草拟的大纲。但后来考虑，如果要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从中国的历史讲起，不能够尽快进入主题。最后，在十六大报告里就没有专门写这一部分。

但是,如果细心一点,大家就会发现,在报告的导言部分,一开始就写了这样一句很重要的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和历史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十六大报告一开头就提出来了。同时,这个报告最后的结语,是一个很短的四段。但在这很短的四段里面,出现了五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说,虽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见诸于标题,但它贯穿整个报告,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另外,最近连战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台湾的国民党人,他们讲一个中国,各有表述,但对中华民族,许多国民党人一讲就讲到我们几代人肩负着中华民族的振兴。所以,中华民族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既亲切又神圣的名称。那么,我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华民族?简单一点讲,可以这样说,就是中国国内的各个民族的一个总称。但是,这样说还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并不是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它里面所有民族,都可以有一个总称,叫一个什么名字。大家都知道,古代历史上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帝国,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马其顿民族,罗马帝国也没有形成一个罗马民族。奥斯曼帝国也没有形成奥斯曼民族。拿近现代来说,英国曾经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就是太阳不会落下来的一个帝国,因为它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南非都包括在内,但它不能把这些民族称为不列颠民族。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讲,前苏联国内也有很多的民族,它也没有形成一个苏维埃民族。但是我们中国,不但五十六个民族有一个总称,就是中华民族,而且这个称呼成了我们各个民族大家的共识,大家都感觉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这种现象恐怕在世界范围里面都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有必要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我们中国既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又可以把它放在一起,称它为“中华民族”?它的形成有哪些条件、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今天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什么是民族。第二个问题讲中华民族形成的主客观条件。第三个问题讲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第四个问题顺便讲一下民族主义的问题。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民族?

什么是民族,以往最流行的、被大家所认可的定义,就是斯大林所作的

一个解释,它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着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用这个定义。这个定义确实有很多合理的地方,比如说它认为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就是民族不是靠任何人。不是你认为可以把它称为一个民族,它就成为一个民族了,它是历史形成的,而且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存在着。又比如说,它说民族是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在一个民族之间,彼此有一种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不是一时的,而是稳定的。同时,它还讲了民族的四个特征,这四个特征里面有客观的,就是共同地域(共同生活的一个地区)、共同经济生活;另外也有主观方面的,比如说共同的语言(当然语言也不完全是主观的)和共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的心理素质。这个说法有许多合理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都用它来说明问题。但这里面也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比如说共同地域,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犹太人是不是一个民族啊,犹太人千百年来分布在世界各地,它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地域。当然可以作进一步的解释,就是过去当这个民族形成的时候,它是生活在共同的地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后尽管分散在各处,但它们也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间。犹太人无论生活在美国、苏联还是德国,一般都是聚居在一起,这就保存了它们原来的宗教习俗和生活习惯等等。又如讲共同的心理素质等等,也有让人比较费解的地方,还有许多可以推敲的地方。其实,斯大林对民族的看法,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在这个定义上。而是他认为民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即资本主义上升时候的历史范畴。他说,民族运动实质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就和资产阶级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灭亡。这个讲法,就带来了许多问题。一方面容易对民族运动产生一个全盘否定的态度。因为他认为,民族运动是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产物。另外,让历史的实践来检验,这个说法也不完全能够解释得通。在欧洲,“民族”这个概念的形成确实是在近代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最早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时候。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法国是由三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人是日耳曼人,一部分人是高卢人,一部分人是罗马人。要把在这个国土上的那么多人凝聚到一起,靠的是什么?那时候是王朝国家,像路

易十世、路易十六啊。在这样一个王朝国家,把君主推倒,或者把王朝推倒以后,又怎么把大家凝聚到一起呢?那时就出现了民族这个概念,民族主义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后来,意大利的统一、德国的统一都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但是,至少在中国,这个观点就很不好讲了,中国的汉族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它是在资产阶级上升以前,很早就形成了。到我们在解放以后,确定五十六个民族的时候,其中有些民族还处在原始公社时代,但它确实是一个民族。其实欧洲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要说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才出现的,这个看法很难被人接受,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那么,我们要另外给它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学者中间的说法各种各样的都有。在这一点上见仁见智,要统一起来恐怕谁都没有这个本事。但是,我想一个民族的形成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客观方面的,一个是主观方面的。

从客观方面讲,它总是某一人群长时期地生活在同一地区,或者同一个环境里边。他们彼此之间建立起来了一种密不可分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因此,就形成一些共同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以及共同的语言,也就形成了同其它人群相区别的一些特点。从主观方面来说,它还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共同生活,产生一种民族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大体上可以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方面。对过去,同一个民族之间有着共同的回忆,讲起来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历史是相同的。现在有着共同的利益,而对未来还有着共同的命运。彼此之间因为有了这种认同感,就能把大家凝聚到一起。如果说主观上没有这种认同感,即使客观上有了那些条件,那也只是一个散漫的人群,还不能称其为一个民族。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的,就是血缘是不是民族构成里边的一个重要的条件。现在大家都可以随意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但实际上大家并不是同一血缘。事实上血缘并不是构成民族形成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拿法国来讲,最初就包含日耳曼人、高卢人、罗马人等,它们并不是同一个血统。中国这个问题就更复杂,在后面讲中华民族形成的时候再说。所以,一般讲民族形成的时间,并不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是从人类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就开始了的。进入文明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原来的靠血缘关

系来维系的氏族社会,成为以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文化为基础的民族。所以,血缘的问题,对中国的各个民族来说,特别是汉族来说是非常复杂的。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中华民族形成的主客观条件

中华民族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一方面她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同时这五十六个民族又逐渐形成了一个被大家共同认可的稳定的共同体,这就是中华民族。这个现象,费孝通先生曾经用四个字来表达,就是“多元一体”。多元,就是指它不只是一个来源,同时它又是一个整体,一个有机的整体。费先生的看法,今天被所有学者所接受。那么,为什么在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又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共同体。这是由它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决定的。

首先,我们看看它的客观条件。客观条件就是我们中国所处的一个环境。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曾经批判所谓地理史观,因为它强调了地理对历史发展的作用。那时批判时常常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旧中国,在地理上并没有改变,还是这块地方,但是前后又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以可以看出地理并不能起决定作用。这个话当然有道理,现在也不会有人赞成这种地理史观。那种认为地处海洋、或者大陆完全决定了国家命运的说法很不科学。但是,地理对历史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就拿我们中国来说,大家看一下中国的地图,有两个突出的特征。首先看它的周围,北边是沙漠,西边南边从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一路下来,全是大山,东边是大海,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包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它和外边接触是较困难的。其次,从里边看,中国有两条大河,一条黄河,一条长江,几乎是从西到东,贯穿我们整个的大陆。不仅如此,这两条大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很特殊的地方,这两条大河都有许许多多的支流。比如说长江,从青海进入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苏,一路下来有十多条支流汇入。黄河也是这样,珠江和长江实际上是相通的。可见,中国的地理特征是周围有一个大的屏障、内部两条大河交织成网络,几乎延伸到了我们各个角落。有人会说新疆就不一样。其实,过去我们到新疆去,走的就是河西走廊,就是现在甘肃地区。河西走廊今天看起来是

相当荒凉的,但为什么在古代能够成为丝绸之路呢?原因就是那时有两条河,而且是相当大的河,一条叫党河,一条叫苏勒河,只是现在这两条河干枯得几乎看不到了。所以,在古代到新疆也是有河流相通的。古代交通非常不方便,人类居住的地方主要是沿着河边,大的都市也都在河流的旁边,交通主要也是水路。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四周有非常大的屏障,内部有一个网状的交通。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土上的人们,千百年来很少去向外扩张(当然元朝是另外一个情况),但在里面各个地区,包括各个民族的沟通联系却非常密切。我们作个比较的话,古代讲四大文明,为什么其它的三大文明都没有像我们中国一样,逐渐汇成一个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大民族,它们的文明后来都发生了中断。什么原因呢?原因当然很多,至少里面有地理环境这么一个因素。埃及紧靠尼罗河,这条河几乎没有大的支流,原来尼罗河两边都是沙漠,这个状况和中国的状况很不一样。再看巴比伦文明,看起来它有两条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叫“两河流域”。但这两条河毕竟太短了,能够包容的范围也很有限。印度也有两条河,一条是印度河,一条是恒河,这两条河大体上都是在印度的北部,而且两条河是反方向的,一条从东向西,一条从西向东。所以,印度在英国控制它之前,它就从来没有形成包括印度全境的这样一个民族。在英国侵略它之后,特别是在印度设立了总督之后,才把内部的一些民族统一起来。但这里面还有许多情况,它的历史中间有很多空白。《印度的发现》写的就是印度历史,但是印度中间有一段历史是很模糊的,需要用我们中国的历史书,包括唐代的来补充。把话讲回来,就是说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但是都没有像中国这样一个地理环境。这是讲的客观的方面。

从主观方面来说,尽管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经常看到民族的冲突和民族的压迫,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间,一直就很强调一个东西,就是强调重视整体、重视综合、重视核心。中国历来提倡王道。前几天,我遇到一个日本教授,他说日本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很大,但它和中国的侧重点不同。大家都讲仁义,但是同样讲仁义,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侧重点放在“仁”上,要实行仁政,不要为富不仁等,而日本文化里面更多地强调“义”,就是武士道的东西,对它的邻国可以舍弃很多东西,就是讲义。同样都是讲仁义,但是细

细一比较,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中国很讲究“仁”。比如说长城,大家都知道,长城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进攻的防御工事,但实际上自古以来。长城的各个关口通常又是各个民族之间贸易往来的地方。北方需要南方民族的茶叶,内地需要北方民族的马匹等。在清朝的时候,很多茶叶是从武夷山做成砖茶,通过北方民族运到莫斯科的,这是很有传统的。真正讲起来,各个民族之间的战争时间是短的,而互相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沟通是更长的,是主体的。历史上每个朝代都喜欢夸耀其武功,把战争的一面写得很突出,但细细地看,各个民族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是主要的。中国历代上也讲和亲,如到西藏去的文成公主、到内蒙去的王昭君。到西藏的文成公主对西藏农业、手工业的技术传播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些既是和亲政策,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其它少数民族也给汉族带来很多好的东西,有的在我们生活中都生了根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在各民族经济文化长期的密切交流中,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状况。这个不可分割的状况并不是三年、五年、上百年就能够形成的,而是在千百年中形成的。那为什么刚才讲到的那些帝国,亚历山大也好、罗马帝国也好、不列颠也好,不能够形成一个民族呢?这些帝国尽管形成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中也有很多民族,但因为它是靠短期的武力征服形成的,彼此之间不能够形成一种相互认同的关系。所以,从主客观这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国家既是多元,又能够成为一体的由来。

第三个问题,讲一下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

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自在的民族实体(马克思常讲自在和自为,所谓自在的就是自己没有意识到,但它实际上是存在的),这个过程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另一个是自为的阶段,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在近代,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这一百多年历史的产物。

首先讲一下自在的阶段。从历史来看,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如此,汉族也是如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我们十三亿人口,其中有十亿以上是汉族。世界上没有比她更大的民族,而且历史又那么长。汉族实际上也是由

许许多多部族,甚至可以说是民族慢慢融合而形成的。比如,我们古代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夏朝目前还没有找到文字的根据,但从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我们在山西的西南部和河南的中部、西部发掘的二里头文化,其分布的地区正好是《史记》里记载的夏朝分布的地区。从考古的地下地缘关系来说,在二里头文化后面的就是商代文化,正好商代比它晚一点。而《史记》中对夏、商的记载和甲骨文所记载的是一致的。中国重视历史的传统有时是很奇妙的。比如说,《史记》里面过去写商代的记载,一代一代的,帝王是谁,什么名字,它都有记载。本来《史记》中没有对商代作更多的记载,但是在殷墟(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后来的商朝的首都)发掘出的甲骨文上面,记载的商代君王的次数、名字,和《史记》里的记载几乎完全一样。所以,《史记》的记载很可靠。汉代马王堆发掘出来以后,发现有一颗印,叫软侯之印。一查《史记》,这个软侯是当时长沙王的相,他的名字叫利仓,后来发掘旁边的另一个墓,叫马王堆二号墓。那个墓被盗过,没有发掘出什么东西,但发现了一颗图章,这颗图章有四个字就是“利仓之印”,这证明《史记》记载的完全是正确的。所以,《史记》对其它朝代的记载,我们是没有理由怀疑的。这里就是想说明,我们可靠的历史是从夏、商、周开始的。对夏、商、周,大家往往有一个错解,以为就是同一个部族前后相接的三个朝代,就像一个朝代取代另一个朝代一样。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的,夏、商、周来源于三个部族。夏所在的地域就是现在的山西西南部,包括夏县和河南的西部。对于商,中国的历史有几种说法,有的说它是从蓟州来的,有的说它是从幽州来的,有的说它是从青州来的。幽州包括中国的河北,蓟州就是河北,青州就是山东。根据现在考古发现,商朝主要分布的地区在河北的中部,就是满城地区,后来它南下占领了郑州,打下了安阳,就代替了夏朝。这样,商朝的力量就比原来夏朝的大,它是和夏融合在一起了,而且向西已经进入到关中地区,向南发展到湖南地区。而周又是另一个部族,它主要生活在陕西关中地区,包括宝鸡地区一带。后来商向西扩展,周和商就有了交往。后来,周利用商与山东的东夷打仗的时机,把商灭掉,形成了更大的部族。这三个部族的更替,每换一个朝代,都把原来地区的经济文化继承下来了,同时又添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夏、商、周本身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可以看到,汉族从我们老祖

宗来讲,也并不是从同一个血缘关系上形成的。夏、商、周以后,又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民族大融合。这两次在当时看起来也是最乱的时候,一次是春秋战国,一次是魏晋南北朝。这两次大融合也有所不同。“春秋无义战”,就是说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魏晋南北朝叫“五胡乱华”,那是更乱的。但我们应该注意到,正是这两次大融合造就了汉、唐这两个在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王朝。刚才说了,这两次大融合,也是历史上最乱的一段时期。“五胡乱华”中的五胡,实际上指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匈奴、鲜卑、狄、羌等五个民族。现在许多民族都不存在了,都被汉化了。所以,汉族就是在每一次民族大融合以后,不仅成了一个更大的人群、扩大了更大的地域,而且有许多新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入,最终促成如今汉族的出现和形成。五十六个民族大家都很熟悉了。为什么说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一样是一次民族大融合呢?刚才说的夏、商、周这三代,一直到周朝的时候,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在中国的中部,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叫华夏。这个华夏的“夏”,最早就是指夏朝,“华”,现代人考证是华山。在这个华夏之外,周围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那么,后来这些民族只有少数留下来,其它的都到哪里去了。从考古来看,东夷地区的文化叫大汶口文化,其发展水平不在两赵文化之下。商代和周代都花了很大的力气和东夷作战,齐、鲁两国也都把自己的重要力量放在山东,说明东边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威胁。后来的帝王都要到泰山祭天,实际上就是到那个地方去视察一下。但到后来,东夷几乎没有了。再说南蛮,楚国就是南蛮,人家也称为经蛮,后来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其它也都被融合了。西边的西戎,除了羌戎,全国还留下几百人,其它也被融合了。北狄情况复杂一些,留下的较多,但许多也被融合了。所以说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一次大融合。民族大融合经过秦的统一到汉朝就结束了。后来,到魏晋南北朝又是一次大融合,经过隋朝统一到唐朝就结束了。汉族为什么那么大,就是因为她所处的地理位置,造成许多民族慢慢地融合进来的。云南大学做基因调查,他们发现一个情况,中国北方的汉族和北方的少数民族的基因相近的程度,超过北方的汉族和南方的汉族基因相近的程度。反过来说,南方的汉族和南方的少数民族的基因的相近程度,超过南方的汉族和北方的汉族基因的相近程度。这说明,我们这个汉族本身就是融合形

成的。当然,在汉唐两代之后,还有过两次少数民族统治整个中国的情况,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元朝的时间短,而且它的力量也不完全集中在中原地带,影响还不是那么大。但元朝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把西藏正式列入了中国的版图。清朝入关后,清朝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是把我们今天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我们现在说我们被侵略,被谁夺去多少土地,都是拿清朝的版图作为依据的。清朝对少数民族做了大量的工作。承德避暑山庄,就是清朝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一个主要的场所。在康乾年间,少数民族的王宫大臣来中原,大多住在承德。在历史上,康熙还是很高明的。从春秋战国到明清,列朝列代都修长城,唯独清朝没有修长城。在承德,每年各个少数民族的王宫大臣都要来,在木兰围场围猎。清朝用这个办法来维系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比长城更有效。康、乾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是很有办法的。对新疆准噶尔部的平定、对西藏的统治等都体现了这一点。各少数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融,在清朝达到了鼎盛。纵观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会对近代历史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感觉。比如说,西方国家侵略其它国家,都是先控制几个点、几个口,再一步一步拉拢分化内陆的部族,进而一步一步的吞并整个大陆。拉丁美洲的历史和北美印第安人的遭遇都是如此,他们无法抵挡外族的这种入侵。西方列强也没有放过中国,西方最早侵略中国的是葡萄牙,以后是西班牙,再后来是荷兰,接下来是英法。葡萄牙首先侵占了澳门,使其成为其入侵中国的基地。西班牙也到过台湾的淡水、基隆,但是没有进入中国本土。荷兰来了以后,就占领了台湾。以后英国来了,要打开中国的大门,也没有成功。外国要想吞并中国,他们是做不到的。这真的要感谢我们的祖先,是他们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广阔的疆域。这个地区太大了,如果西方殖民主义工业革命没有发展到相当程度,它连门都打不开。这就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另外还可以看到一点,中国的民族关系,刚才我们说的,中国并不是没有民族压迫和民族战争,但总体强调的是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而不同。我想举一个例子说明,我们的民族关系和西方许多国家不同。如辛亥革命,它叫的最响亮的口号是反满,除了历史的原因以外,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清朝主要是以满族的皇族来控制大权。在各个城市都建

有满城，有满族的八旗军队驻扎的地方。大家知道西安城是个长方形，中间是个钟楼。以前，钟楼一直向东、向北都有一道城墙，那里面就是满人，也就是旗人住的。旗人吃的是皇粮，是不用劳动的。八旗子弟败落的原因，就是他们是吃皇粮的。汉人在里边通常是被欺压的。所以，“反满”口号的提出，除了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生活方方面面的原因。但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除了在西安、杭州和江宁有少量的屠杀以外，1912年立刻就提出来“五州共和”的口号。那时汉人人口至少有3亿多，满人人口也就有几百万。如果要是像卢旺达那样，实施种族仇杀的话，恐怕辛亥革命一成功，立刻就会出现一场种族大仇杀，几百万满人就可能被杀光。但中国没有，辛亥革命第二年就提出了“五州共和”。这并不是自吹，比一比就知道，中国各个民族之间是和睦相处的。中国民族关系既是多元的，也是相互关系密切交融的，它是一个稳定的共同体。讲到这里还是处在一个自在的阶段，还没有达到自为的阶段。

真正讲中国成为一个自觉的稳定的共同体，那是在近代，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日甲午战争为什么是个转折点呢？事实上，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真正沦落为殖民地的过程还是一个很慢长的过程，社会变化并不是很激烈。甲午战争的战败对中国人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吴玉章同志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回忆，那时他还生活在四川一个很偏僻的山村，当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和他的二哥都放声大哭。他说，虽然中国以前也被人打败过，但那是被西方大国打败的，而这一次是败在东方的一个小国的手下，而且败得又那么惨，签订的条约又那么苛刻。日本要求赔银两万万两白银，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靠中国的赔银发展起来的。那时，两万万两银子是清朝三年的财政收入，全中国都为之震动。所以，189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的时候，他宣布革命的宗旨就是“振兴中华”，就提出这么一个口号。改革开放后，也有人提出这个口号，实际上这个口号首次是在那时候提出来的。接下来，1895年，提出救亡的口号。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救亡这个口号一直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主题。中华民族这个名词，也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产生的，外国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不分汉族、满族，还是其它什么民

族的。它们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侵略的。这样也就使中国各民族自觉作为一个整体来抵抗外来的侵略。所以，现在能看到的“中华民族”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事》这一文中。1905年，他在另一篇文章《历史上中国民族的观察》也用到了这个名词。至于这个口号的进一步流行起来，那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先生就任大总统，他宣布要把这个地区联成一个国家，把汉、满、蒙、回各个民族结合成为一个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了《二十一条》，后来到巴黎和会，尤其到“九一八”日本占领了东北以后，在这个地区的中国人就变成亡国奴了。日本不分你是什么民族，同样的来对待。这样，全国各民族更感到，我们一方面是不同的民族，另一方面我们又是共同的。真正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唱起来的时候，是在1935年“华北事变”的时候，这个歌唱起来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大家都感到中华民族面临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利益，也就把大家凝结到一起了。中华民族这四个字能够把这么多民族凝结在一起，让大家有了一种认同感，一种内心的强烈的认同感，这不是偶然的，是多少年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到抗日战争时期，这种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更加增强了。1937年，上海出版的《呐喊》中，巴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一个人的生命是容易毁灭的，群体的生命是为永生。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群体的生命上，换句话说，要把个人的生命联系在全民族、全人类的生命上面。民族一天存在，个人也不会灭亡。所以，中华民族的形成不是谁提出的一个宣传口号，不是谁想怎么叫就怎么叫，而是经过千百年来、尤其是经过近现代血与火的考验中慢慢形成的一种强烈的认识和一种感情。

第四个问题，讲讲民族主义的问题

近年来，全面否定民族主义的看法很多。全面否定民族主义的来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从西方开始，它其中一个理论就是，在新的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各个民族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积极作用，成为一种反动的、逆历史潮流的一种思潮。我们国内也有一些，甚至是著名的学者这样讲。

这样的说法,恐怕大家一听就明白。世界的联系尽管越来越密切,但是各个民族仍然存在着自己不同的特点和差距。尽管共同的利益越来越多,如天气变暖、沙尘暴等环境恶化问题、禽流感,都不是哪个国家能够独立完成的。共同的利益确实起来越多,但是另外一面,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利益的矛盾冲突仍然还存在。而现在一些强势的国家,就是要用一些理论名词,让我们忘掉这些差别,把他们所主张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称为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来推广,要各个民族放弃自己的。这个结果就是由他来操纵一切。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新鲜,在上个世纪初曾流行一种所谓世界主义。当时孙中山先生就曾批评这种理论,说它是用名义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最大的列强是为了永远巩固其特殊地位,阻碍弱小民族恢复其民族独立,而歌颂世界主义。宣扬民族主义过于狭隘,实际上他们的世界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装饰之下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只是现在这个世界主义不叫世界主义了,叫地球村、世界公民等等。戈尔巴乔夫也曾讲过这些。

另外一种是最近这一两年里面出现的,也许是出于好意,而且也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因为狭隘民族主义确实是表现出许多负面的影响和弱点,如希特勒鼓吹日耳曼民族的优越,近而认为其它民族是劣种民族等。再如地方的民族分裂主义,如卢旺达,包括我们国内爱国主义活动中出现过的一些过激的活动,有人说这是民族主义。所以,有一些学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这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跟爱国主义争夺群众,民族主义应完全否定。尽管这个说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至少是不全面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爱国主义讲的是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民族主义讲的是个人和民族的关系。民族主义最基本的东西是民族的自尊,也是一种集体的意识,核心的基础是民族之间的认同感,没有认同感就不能称其为民族,也谈不上民族主义。另外一个忠诚感,个人和民族的关系,个人的利益应该服从民族的利益。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国家来讲,它的基础也是这两点。一个是彼此的认同感,一个是个人对国家的忠诚感。从这方面讲,两者都是相同的。但是,民族主义有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不能笼统的一概而论,说它是好的还是坏的,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一般讲,一个民族是为了追求民族的独立、振兴,同时也尊重别的民族的独立和发展,这个民族主义